「旅日歸國的廖伯毅博士，和一群中山醫專年青醫師所組成的南寮義診隊，他們放棄了春節，冒著寒風，將所學的口腔醫療技術，施惠給貧苦的漁民，勞苦功高的義胞，以及漁區的學童。」

二月十日起，一連四天，各大報紙競相刊載這份新聞，在別人，這不會是什麼了不得的新聞，但對我們中山醫專說來可是一件大事呢！於是，杏園商得記者的同意，寫下這一連六天的特約稿。

筆者並非專業記者，寫下來難免有以平凡當神奇，掛一漏萬之處，那還得請個位多多包涵。

一大早，救國團團部就擠著一大批參加自強活動的人群，忙著報到，忙著分發，當然還忙著談論，談論著春節的遊樂，想想，才大年初六呢！新年的氣氛都還未淡釋哩！

下午三點鐘，座落在新竹市府後街的新竹縣救國團總團部被掀起一段高潮，中山醫專的二十八位醫生和準醫生們　擠到這兒來了，爲參加多令自強活動，爲參加南寮義診服務隊，爲獻出他們的愛心和醫療技術給那海邊的漁村。報到後，他們又登上他們的校車，開往距新竹市七八公里的目的地　南寮漁區。

一輛可容四十人的車子，只坐二十八人，本該是相當寬敞的，但是再加上一些醫療設備後就不了。本來以爲這七八公里的路是夠受的了，沒想到一路上都已舖上了柏油，不然一定有好些人會難過上好一陣子。

商得南寮國小佈置好臨時醫療站，寢室，及飯廳……後，馬上物盡其用　，在那剛佈置好的飯廳，用下了他們的第一餐。那些女同學的手藝竟相當不錯，沒想到在學醫之外，他們還有上這麼一手。

飯後是自由活動的時間，竟沒看到他們跑到新竹街上去吃那久已著名的楨丸，只見那憧憧的人影，還在那兒摸黑幹活，到底是什麼令他們這麼苦幹？是他們肩負的重擔？還是他們的榮譽感？

歇歇吧！朋友，留下一些精力，應付明天的病人吧！

〔本社二月九日特稿〕

仍是陰雨，但八點半左右設在南寮國小的醫療站已擠滿了患者，大約有五六人吧！我想。

國小學生的集體口腔保健，這是一向夠令人頭痛的工作，又要有逆來順受的心，又要有不畏難苦的膽識。沒想到中山的同學各個是身手非凡，忍耐工夫更是超人一等。就以陳豪盛，陳醫師來說吧！他確實有他的一套。他不發脾氣，永遠笑瞇瞇；小病人們搗亂不了他，雖然人多包雜，紊亂難免，但他却能怡然鎮定，始終如一。

鎂光燈一直閃個不停，哈！想不到我們居然都成了新聞人物。但願明個兒報上有我的像片，更但願能照得俊些。

上午的時間全賣給小病人了，下午的工作對象是大陳義胞。病患又是那麼的多，爲了不使患者枯等無聊，林秀芬和黃焜崇兩位同學，搬出了吉他，似歌聲，琴聲，就地來了段助興節目。在外國有以音樂做輔助療法的，我想，他們那優美的歌聲必減輕患者的好些病痛吧！

有一點是他們在服務中深覺抱歉的：有些病Case限於設備，他們幫不上忙，只好讓他們失望的回去了。

〔本社二月十日特稿〕

掃盡一切陰霾，好容易於晴了，未滿八點，醫療站就叫那些小病人給包圍了，今天早上又是口腔的保健。

預定八點半才開始的工作，因有感於病人的熱忱與信任，八點鐘就展開了。想來也怪可憐的，那些醫生們，在家裏願意睡多晚就睡多晚，願意幾點開門就幾點開門。八點半對他們說來犧牲已夠大的了，沒想到還要再早上三十分。抱歉！

才是八、九歲的小病人呢！那種和醫師合作的精神，似是與天具來的，不然就是叫醫生們的賣勁兒及白衣給唬住了，再不然就是這種免費看病，可是福從天降，若不好自消受，可是機會不再呢。總之，他們乖得很，充分表現出鄉村子弟的特性，可愛極了。

下午的患者仍屬大陳義胞居多。

那是在民國四十四年，離開了浙江省，大陳島家園來到台灣，共效反共聖業的一萬八千多義胞。他們選擇了自由，他們互助、互信、友愛，他們是值得大家敬佩的鬥士。

不知怎麼，晚上突然狂風大作，細雨紛飛。本打算好好逛逛的一些人，只好收却秉燭夜遊之心，共效室內之樂，坐焉、臥焉、暇思焉、看書焉、打牌焉，也算是自得其樂吧！

〔本社二月十一日特稿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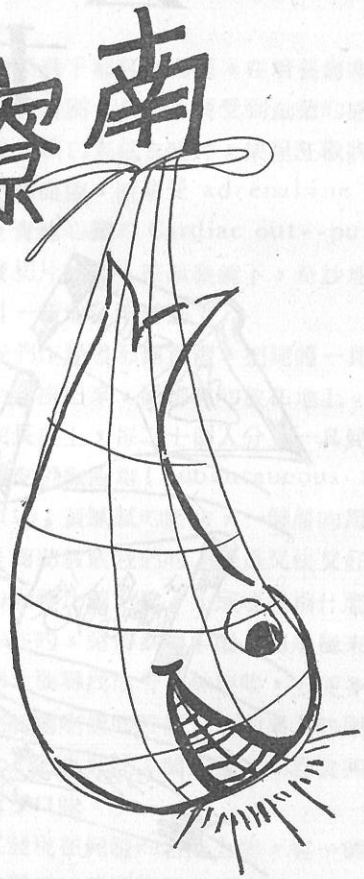
該做完的國民小學口腔保健工作已是差不多了，今天編列的是以漁區一帶的民衆爲主。

爲達更好的服務，由郭宗桂，郭醫師率領著一些先遣部隊前往漁區作宣傳與通知的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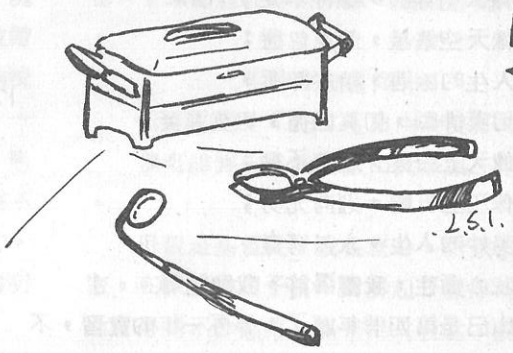
沒想到會受到那麼多的禮遇，原來，那些天的小病人，都是最好的廣告。於是，用不了好多時間，我們已獲得了應接不遐的病人，這可應驗了一句話　醫術無他，惟知識與品德罷了！

風聞而來的尚有救國團新竹團委會總幹事。本來嘛

南寮漁村口腔醫療服務記實



·謝財國建·



，我們的醫術是沒話說，只是，從老遠的新竹趕來，那份意可就更感人了。

下午，將設在漁會的陣地轉進到義胞眷村。

那些義胞們在大陳島時即爲漁民，到此仍操舊業。這些年來，由於政府的關照，已有好些子弟接受高等教育，生活也大見改善……他們要我代向各界的關心致謝意。

今天，大伙兒都是夠累的，但心情却充滿愉悅。是陶醉在人們感激的歡笑裏。

〔本社二月十二日特稿〕

醫療站又作了一次遷移，移到舊港里的里長辦公室。那些里也自然而然的，來找我們解決他們的病痛。

舊港，顧名思義，昔日是一個相當繁盛的漁港，但最近因泥沙淤塞，終至廢棄，以致成爲遺跡。

捕魚是件本低利高的工作，但若再加上生命的危險做代價，那就不大伐得來了。據一位居民說，「海」不知道吞噬了他們多少的生命財產。

其實，每個人置身於生命的洪流中，本來就難免一死。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與死之間，亦來就只有一線之隔罷了。如何使「生」更完美，才應是我們人生的歡樂，來接受海風，來貢獻所學。

今天收兵較早；雖是陰天，但雲層相當高，大概不會下雨吧！於是大伙兒呼嘯著往海邊跑去，拾貝殼，看海景，漫步於沙灘之上，若不是天氣仍屬於嚴冬，我想每個人一定想到水中去泡一泡的。

噫！大自然眞美，眞美……。

〔本社二月十三日特稿〕

最後一天了，一大早，廖伯毅教授就以領隊身份向大伙兒作一段簡單的談話。他那沙啞的嗓子，令人意識到他的病。頭一天，他只是輕微的感冒，但五天的辛勞奔波後病情轉劇了。藥不離身，但仍各方奔走，這感動了我們每一位隊員；噫！他的高超的醫術，他那溫然的仁心。

他說了：這些日子來，諸醫師及諸位隊友們，放棄了假期，不辭辛勞的來此貢獻所學，不求報酬的爲漁民服務，我在此感謝各位的與我合作，……謝謝大家。

早餐後，一項感謝的儀式展開了。我們本不祈求這些，但是，有句話恭敬不如從命，卻之不恭。

歷時三小時的感人場面，終於結束了，那些縣長，校長及各界首長的致詞和贈匾都已成爲過去，但那句

〝犧牲自己，服務他人的好榜樣

使我們汗顏，也將使我們永遠銘刻於心。